

調查顯示荷蘭國際教職員工和學生感到不受歡迎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在荷蘭大選之前，荷蘭各大學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荷蘭大學的國際學生和教職員工都認為，如今他們受到的歡迎不如剛到荷蘭時那樣了，因為在此次大選中，反移民的強硬右翼政治家 Geert Wilders 明顯勝出--儘管他競選首相的可能性仍然存疑。

2023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7 日，六家獨立的大學報紙--格羅寧根大學報 (UKrant)、烏得勒支大學報 (DUB Utrecht)、奈梅亨大學報 (VOX-Nijmegen，拉德布魯德大學)、台夫特大學三角洲報 (TU Delta)、瓦赫寧根資源報 (Resource Wageningen) 和屯特大學今日報 (U-Today) --對 1330 名留學生和員工進行了調查。

調查結果於 11 月 21 日，即 Geert Wilders 的自由黨 (PVV) 在大選前一天公佈在大學媒體平台上。自由黨主張去國際化政策。雖然 Wilders 在 11 月的大選中贏得了最多的席次，但他必須先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才能擔任首相。

PVV 在其黨綱中指出，學士學位只應以荷蘭語提供，荷蘭的納稅父母因大學更容易招收國際學生而蒙受損失。「大學必須先為我們的孩子服務」。因此，PVV 希望嚴格限制學生移民。

政治格局

上週公佈的大學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70% 的受訪學生和教職員工在初到荷蘭時曾感到受歡迎甚至非常受歡迎。現在，這一數字為 55%。

大約一半的受訪者表示，這是因為政治環境對國際留學生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一些受訪者認為，國際留學生正在成為一些「荷蘭問題」的代罪羔羊。

約 50% 的學生和教職員表示，荷蘭政界對國際學生的態度越來越消極。約 30% 的受訪者指出，媒體對留學生持負面態度。超過 90% 的受訪者至少聽說過議會限制留學生人數的措施。調查顯示，超過 80% 的受訪者意識到減少英語語言使用的強烈動向。

除了各大學的調查結果外，六所大學的媒體都公佈了所有大學的調查結果。

在由 UKrant 發起調查的格羅寧根大學，共有 368 人填寫了問卷。約 30% 的受訪者表示正在考慮離開。

與學生相比，教職員更常表示感覺不受歡迎。在格羅寧根大學的教職員中，最初有 68% 的人認為自己受歡迎或非常受歡迎，但這一數字已降至 37%。UKrant 報告稱，大學生的比例下降了 15%。

根據 DUB-Utrecht 報道，這一結果反映出政治家們對外國人的態度變得越來越消極，而 Vox-Nijmegen 則報導稱，這一問題需要「幾十年才能解決」。

「同時，感覺（非常）不受歡迎的人數從 16.5% 上升到 25%。屯特大學的數據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最初有 68% 的人感到（非常）受歡迎。U-Today 報導說：「這些數字已經下降到 40%」。

U-Today 報導稱，對這些看法背後的政治因素的看法不一。許多受訪者用「愚蠢」、「民粹主義」和「短視」來形容這種政治做法；文章引用了一位印度學術人員的話：「我認為，如果他們降低國際化程度，對荷蘭社會來說無異於自殺。荷蘭今天成為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國家，正是因為它過去在國際化方面的開放態度。」

根據調查結果，約有 17% 的國際人員或多或少能說一口流利的荷蘭語，另有 40% 的人能說一點荷蘭語。在不會說荷蘭語或只會說一點荷蘭語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願意學習荷蘭語。只有 6% 的人表示不願意學習荷蘭語。

約 30% 的受訪者因國際化辯論而考慮離開荷蘭。博士後和博士生最願意留下，而其他學術人員考慮離開的頻率略高。

U-Today 引述一位工作人員的話說：我不想離開，但我擔心由於語言技能不足而不得不離開。

一位德國教職員表示，我沒有學習荷蘭語的能力，無法進行教學。根據 U-Today 報導，德國碩士生表示，我不想待在一個努力減少國際人員的國家。

U-Today 的記者 Rense Kuipers 說，由於調查的公開性（透過 Google 表格），調查結果應被視為指示性的。不過這些結果確實讓人了解屯特大學和荷蘭其他大學的留學生和員工的「情緒」。

他在評論調查結果時表示，我認為很難說國際學者和學生的處境

是否嚴重惡化。時間會證明一切。自今年年初關於荷蘭國際化政策的討論以來，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即使在選舉之前，調查結果也只會擴大這些擔憂。

Kuipers 說，PVV 無法在一夜之間「揮舞魔杖，改變高等教育立法」，但可以預見的是，國際學者和學生的情緒將會發生變化，儘管各大學努力保持開放和包容，但學者和學生「肯定無法免受荷蘭政治中所有變動因素的影響」。

校領導向國際人士伸出援手

針對選舉結果和大學調查結果，屯特大學執行董事會主席 Vinod Subramaniam 教授指出，選舉結果影響了許多人，尤其是該大學的國際社區，「在情感層面影響深遠」。他強調，屯特大學「是一個開放和包容的社區」。

他在 11 月 23 日發佈在大學主頁上的一條訊息中寫道：「我們一起反對排斥，確保社會和政治辯論不會將我們彼此分開」。

在談到自己的移民身分時，他說不受歡迎的感覺是他所認同的。他很難過地注意到，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感受。他是一個新荷蘭人，「到現在」才八年。儘管他感受到了大學董事會其他成員的支持——他是唯一一個擁有非西方移民背景的人，但有時還是會感到孤單。

他說，選舉結果對大學有「潛在影響」。他寫道：「我們看到有幾個黨派表現出色，但它們並不一定認同我們關於教育和科學對社會價值的信念。一些政黨提議對教育、科學和創新資金進行意義深遠的削減，」他寫道。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種不確定的政治前景而裹足不前，而是要繼續——共同——有力地提高我們作為知識機構的社會價值，並自豪地展示出來。

選舉和調查結果也讓格羅寧根大學政治社會學家本 Benjamin Leruth 助理教授深受感動，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一條給他以前、現在和將來的學生的個人訊息。他說：「昨天的結果在荷蘭和歐洲引起了震動」。

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他認為有一個簡單的訊息需要向他們的學生重申：「你們屬於這裡。你們很重要。你們是有價值的」，他在一條主要針對留學生的訊息中寫道。

Leruth 說，反移民的聲音並沒有「引起大多數荷蘭選民的共鳴」。儘管他承認出現一個由民粹主義激進右翼分子領導（或支持）的政府的可能性很大，但要組成一個政府還需要數週甚至數月的時間。

在此期間，他知道所有大學都將堅持甚至加倍堅持他們對國際化的看法和信念：國際化至關重要。留學生為荷蘭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是荷蘭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荷蘭社會取得成功的原因……所有大學都將為此繼續奮鬥。

Leruth 告訴《大學世界新聞》，選舉結果「在很多方面讓人想起英國脫歐」。

自取滅亡

格羅寧根大學基金會監事會主席、荷蘭大學（UNL）臨時主席 Jouke de Vries 博士教授說，新內閣面臨重大挑戰，需要強有力的科學教育。

「海牙可以依靠我們荷蘭的大學。不幸的是，許多政黨的計畫都表明這並不是相互的」，他在 11 月 23 日的《Trouw 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De Vries 警告說，限制國際人才流入是「對勞動力市場和地區活力的額外打擊」，尤其是在荷蘭青年人口減少的地區；他還批評了由 PVV、新社會契約黨和自由民主人民黨提出的在幾乎所有學士學位課程中強制使用荷蘭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計畫；「荷蘭這樣做是自取滅亡。這對我們在科學、商業和國際獨立方面的地位都有影響，」他寫道。

De Vries 告訴《世界大學新聞》，UNL 正在「本著荷蘭 14 所大學更深層次的價值觀」開展工作；「正如科學一樣，我們是國際化的、開放的，我們在各自的地區都有著緊密的聯繫。我們的價值觀與我們的憲法息息相關。荷蘭大學是部分自治的。我們正在制訂自己的提案，並將提交給我們的新政府」，他說。

國際學生人數

2022/3 學年，荷蘭高等教育機構招收了近 12.3 萬名國際學生，佔大學（WO）和職業學院（HBO）學生總數的 15%。

根據「荷蘭數位」網站的數據，超過四分之三（76%）的國際

學生來自歐洲，其中大部分來自德國，17%來自亞洲，4.3%來自美洲，1.8%來自非洲，1.3%來自大洋洲。

2013/14 學年，荷蘭高等教育機構共有 5.76 萬名留學生，比過去十年增加了 113.5%。不過，仍有一小部分畢業生留在荷蘭。

根據德國 DAAD 的報告，2010 年從歐洲以外來到荷蘭的學生中，只有 12% 在 10 年後仍生活在荷蘭。相較之下，德國有 45%，這是世界上留住率最高的國家。

DAAD 在荷蘭的對口機構 Nuffic 認為，荷蘭的留學生離開荷蘭的速度更快，因為他們畢業後找到合適工作的時間更短。

據 DUB Utrecht 的一份報告稱，他們在居留許可到期前只有一年時間找工作，而在德國則是兩年。

大趨勢

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名譽教授兼傑出研究員 Hans de Wit 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討論了荷蘭大選，他告訴《大學世界新聞》，大選結果反映了歐洲及其他地區更普遍的趨勢，即基於恐懼、不確定性和對以往更中間派政府的不滿，社會傾向於更內向的民族主義觀點。

他說：移民成為荷蘭大選的關鍵議題，而左派則專注於氣候變化，並沒有明確的移民策略。他補充說，當然，右翼也沒有這樣的策略，但它可以從國內因來自所謂安全國家的尋求庇護者事件而產生的反移民情緒，以及包括學生和技術移民在內的荷蘭人住房短缺問題中獲利。

他說，極右翼在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上存在分歧。因此，組成聯合政府並非易事，他們之間需要達成一些妥協；私營部門將施加強大的壓力，以保持技術移民的開放性（也許會減少或取消他們的稅收優惠，這已經在醞釀中）；他表示，現任即將離任的部長制定的關於英語教學、要求留學生和教職員工學習荷蘭語以及減少留學生數量的法律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嚴厲。

然而，De Wit 說，歐洲的法規將很難阻止大多數留學生，尤其是來自歐洲內部和德國的留學生；他表示：短期內可能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將會產生影響，因為留學生、工作人員以及

技術工人將不會那麼熱衷於來荷蘭或留在荷蘭。我認為這是選舉的主要結果。

傑羅恩-托倫比克（Jeroen Torenbeek）可以說是過去三十年來歐洲大學的一線國際主義者之一，他告訴《世界大學新聞》，荷蘭應該繼續在需要學生的領域吸引學生，但不是在對荷蘭學生吸引力較小的領域，這樣做只是為了維持教職員的工作。

Torenbeek 說，Wilders 利用當前的移民局勢，將一切都歸咎於國際人員--所有國際人員。Wilders 假裝把我們帶回過去的時代，那時每個人都很快樂，世界很美好，但這個世界從未存在過。我覺得真正可怕的是，在過去幾年裡，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此，現在的年輕一代（非常）右翼.....但還不能確定 Wilders 否會執政。

與此同時，國際學生組織伊拉斯莫斯學生網絡（ESN）週四呼籲就高等教育國際化問題展開透明的辯論。

「國際化是荷蘭高品質教育的推動力，因為它促進了研究，吸引了高技能的專家，從而使荷蘭學術界蓬勃發展。國際課堂培養所有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開放性。這對國際學生和荷蘭學生都有好處」，ESN 在一份聲明中寫道。

撰稿人/譯稿人：林雅婷

資料來源：2023 年 12 月 4 日 University World News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1201111829994>